



湘潭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。
湘潭日报社全媒体记者方阳 摄

铭记历史,非为延续仇恨,而是为珍视和平,告诫吾辈当自强。光阴如梭,站在湘潭市雨湖区正街的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,历史的硝烟虽散,记忆却如碑身镌刻的“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”般永恒。绿荫环绕的幽静小院中,这座庄严的方锥形碑仿佛在低声吟诵湘潭儿女的抗日史诗。回望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耻辱,到1945年胜利的光芒,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,就从这沉默的丰碑开始诉说。

一幅画,铭记一个人

——追忆《保卫湘潭》画作中的伟人周恩来

湘潭日报社全媒体记者王芮 吴新春 李泽兰



杨永安所作大型油画《保卫湘潭》。湘潭日报社全媒体记者方阳 摄

取果断的措施,湘潭未重蹈长沙的覆辙,没有成为蒋介石抗战政策的牺牲品,湘潭还成了长沙灾民的主要避难所。《保卫湘潭》画作反映的就是这一重要史实。长沙文夕大火后,随着一批工商企业和学校迁入湘潭,湘潭呈现战时的暂时繁荣景象,对全省的经济、文化发展与抗日斗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。杨永安说:“很少有人知道霞城书院与周恩来的历史渊源。虽然霞城书院的遗址因历史变迁而不复存在,但我希望能通过这幅画,让更多的人了解书院过去的精神风貌,记住周总理为湘潭作出的贡献!”会议召开地——霞城书院,位于湘江东岸,现岳塘区双马街道吉安路社区(原樛桥村学嘴组)。书院建于1873年,为四合院的面貌,与碧泉书院、昭潭书院、龙潭书院并称湘潭四大书院。“霞城书院就是今天岳塘区火炬学校的前身。”据考证,霞城书

院于1901年被改为学堂,解放初期更名为湘潭县立第九完小,1960年改成霞城完小,1975年又改名为樛桥学校。2006年,樛桥学校与周边5所学校合并,形成了现在的火炬学校。今天的火炬学校,有着4栋现代化教学楼、80多间教室,67个班级的3400多名学生在180多位教师的带领下,每天都可以在安安静静地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,如饥似渴地汲取着文化知识。学校的教学条件也早已跻身全市小学的第一梯队。每年新生入校和毕业生离校前夕,学校都会组织学生来参观这幅画。吉安路社区的工作人员也记得,每年的重要日子,火炬学校的“红领巾”们总是会整齐肃立在霞城书院纪念碑前,追忆伟人,让孩子们记住——今日这张“平静的书桌”,是历经了怎样的磨难才得以安静的。

不朽的丰碑

——纪念碑背后的湘潭人民浴血抗战史

湘潭日报社全媒体记者龙香玖 陈静 实习生汤伟号

阁,取小东门。17日,日军攻城,守军退往湘乡,湘潭城区陷落。

日本侵略者杀人放火、抢劫奸淫,无恶不作,湘潭化为地狱。据《湘潭市军事志》记载:“湘乡、湘潭县死亡38812人、受伤12万余人;烧毁房屋72636栋,耕牛47238头、谷米660余万石,物质损失合计12180亿法币……”

冰冷的数字灼烧人心,每一笔都是日军侵华的罪证,也是湘潭儿女不屈的见证。面对暴行,湘潭儿女的脊梁从未弯下,用血肉抗争守卫家乡。

烽火不熄,希望不灭!日军只占领了交通线和少数集镇,广大乡村仍是莲城儿女的战场。湘潭组织了多支抗日游击队:第九战区游击队(五大队)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队(正义军)、七十三军奋勇总队等,以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。

他们转战山林,夜袭敌营,用简陋武器书写英雄传奇——矿警队的无名英雄在滴水埠打响第一枪;农家子弟以锄头对抗刺刀;妇女送粮、儿童放哨,全民皆兵凝成“万里沙场凝碧血,千秋浩气放豪光”的壮举。抗战期间,湘潭、湘乡两县抗日将士前线牺牲6449人。碧血染红湘江之水,豪气化作不灭光芒,最终赢得了抗战的胜利。

1945年9月20日,驻湘潭日军投降,湘潭的天空终于放晴:缴步枪4007支、轻机枪179挺、重机枪31挺、手枪383支,及大量炮弹、手榴弹和子弹;迫击炮18门、战车8辆、步兵炮5门、山炮3门、汽车300辆;日军宪兵205人被押送至长沙集中受降。

这些数字,既是侵略者溃败的铁证,更是英灵浴血的凯歌。胜利的钟声敲响,但伤痛未愈:38812条生命化作星辰,守望这片土地,埋下今日盛世的种子。

湘潭,这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,走出了毛泽东、彭德怀、罗亦农、黄公略、陈赓、谭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。时光荏苒,湘潭涅槃重生——当年的滴水埠战场崛起现代化工业园,九华地区“长出”产业新城。山河无恙,家国安宁。站在纪念碑前,我们献上鲜花,不仅是哀悼,更是告慰:英雄的血没有白流,“忠贞永式”的碑铭前,这锦绣山河如您所愿,这璀璨未来由我辈挥毫。

彭总故里的抗战誓言

——回望中共彭家围子特别支部的热血故事
湘潭日报社全媒体记者龙卫国 郑慧子 冯叶



梁为仁老人(右)和小儿子梁建辉(左)在讲述抗战故事。

湘潭日报社全媒体记者李新辉 摄

湘潭县乌石镇乌石村,本是一个普通的湘中小村,因是彭德怀同志的故乡而闻名天下。但很多人不知道,这个出名的山村,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。

故事得从彭德怀同志说起。“彭德怀同志故居又名‘三华堂’,意为得华(彭德怀原名彭得华)、金华、荣华三兄弟之华堂。”在彭德怀同志故居,讲解员陈可向我们介绍了彭家兄弟的抗战故事。

1937年,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在彭德怀同志的影响下,其二弟彭金华奔赴延安,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,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次年,彭金华在大哥的嘱托下回到家乡,组织领导群众革命。他遵照中共湖南省工委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指示,组织一批进步青年成立“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”;在湘潭县工委支持下办起民众夜校,动员一切力量参加抗日斗争。

1938年9月,彭金华和同乡胡遵遵照湖南省委关于建立党的秘密组织的指示,先后发展了彭

德怀的三弟彭荣华及两位弟媳周淑身、龙国英成为地下党员。同年10月,经中共湖南省委批准,中共彭家围子特别支部正式成立,彭金华担任首任书记。这也是全面抗战爆发初期湖南农村地区最早建立的党组织之一。

“这间正堂屋是特别支部议事的主要地点。”在彭德怀同志故居,讲解员陈可轻抚着复原场景中的条凳介绍。成立初期的特别支部,只有13名地下党员,主要在彭家正堂屋秘密商讨抗日事宜。

住在彭家左后方,今年97岁的梁为仁老人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。“我听父亲讲过,日军来的时候,他主要负责发传单宣传抗日。”梁为仁的小儿子梁建辉说。

当时才10岁的梁为仁,虽然未加入特别支部,但他主动加入儿童团,经常为地下党员传递消息、站岗放哨,后转入青年团,继续替村上的共产党员做外围工作。

在特别支部的影响下,抗日的洪流在乌石乃至湘潭县内奔涌不息。青年们组织的抗日义勇队走遍湘潭城乡,鼓舞着大批热血青年奔赴前线;妇女们日夜赶制军鞋,将一针一线缝进对前线将士的牵挂;彭金华、彭荣华兄弟发起的募捐活动,让薄薄的捐款收据承载起沉甸甸的赤诚。当1939年饥荒席卷湘潭时,支部又带领佃户开展借粮斗争,通过减租抗税帮助乡亲们度过荒年。

近两年,梁为仁老人的听力、视力、表达能力都快速下降,再也无法完整讲述那段热血故事。好在2022年底,中共彭家围子特别支部史实陈列馆落成,梁老当年亲历的那段热血故事已经固化为历史故事,通过文字、图片展板等永久保存;彭德怀同志故居内,支部党员议事的正堂屋得以修复;彭德怀纪念馆内,百团大战的场景借助AI技术得以呈现。

每年,上百万人走进乌石村参观学习。他们仔细看着每一处文物,听着每一段讲解。那一声声“团结一致,共同抗日”的誓言,穿越历史烽烟,都被新时代的我们所听见并铭记。

胜利的见证

——重访日军受降地八斗丘

湘潭日报社全媒体记者张智杰 付鼎臣

正值暑假,位于湘潭县易俗河镇凤凰西路858号的湘潭江声实验学校格外宁静。然而,这里却承载了一段发生在80年前的厚重历史。

这里,原本是湘军将领唐子明与唐子襄兄弟建造的一座占地8亩的宏大庄园,命名为八斗丘,寓意“才高八斗”的美好愿景。可是,随着抗战全面爆发,无情的战火打破了八斗丘的安宁。

1944年6月,湘潭县城沦陷。在那段黑暗至极的日子里,湘潭大地惨遭荼毒,日寇烧杀抢掠,无恶不作。八斗丘就像一位沉默的证人,目睹日寇犯下的桩桩暴行,将那段血泪史深深铭刻,也默默积蓄着反抗的力量。

黑暗终将过去,光明总会到来。1945年8月15日,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这一消息传来,饱受战火折磨的中华儿女欢呼雀跃。

同年9月20日,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三军军长韩浚作为受降代表,接受驻湘潭地区侵华日军的投降,受降仪式正是在八斗丘庄

园进行。受降仪式上,曾经耀武扬威、不可一世的侵略者,早已没了嚣张气焰,往日的傲慢荡然无存。投降的日本军官先是向受降官恭敬鞠躬,随后双手高举过头顶,将日军投降书,以及记载着武器、弹药、车辆等物资的表册,郑重地递交给韩浚。

“滚!滚!”被日军暴行折磨得苦不堪言的老百姓,齐声怒吼。孩童则抓起地上的污泥,用力朝侵略者砸去,用小小的举动宣泄着心中深深的仇恨。

硝烟渐渐散去,八斗丘迎来了新生。

1946年1月,进步教师王文吉怀揣教育救国的理想,租用八斗丘庄园创办私立石浦中学分校。从此,湘江之滨,书声琅琅。曾经的伤痛之地,化作培育人才的摇篮,延续着新的希望与梦想。

八斗丘,见证了侵略者的残暴与失败,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坚韧与抗争。它时刻提醒着后人:和平来之不易,国耻不容忘却,唯有铭记历史,自强不息,我们的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



一幅画,铭记一个人 二维码



不朽的丰碑 二维码



胜利的见证 二维码



彭总故里的抗战誓言 二维码